“古稀新声”张海书法展日前在河南省博物院举行。展览展出了50余件书法作品，涵盖楷、行、草、隶、篆各种书体，都是张海古稀之年后的新作。

这是张海首次在家乡举办个人书法展。人到古稀，乡情优柔而苍然代发。张海带着炙热的乡情、带着对故乡的敬畏与回报之心去创作，通过更加内敛、雄厚的书法作品，回报故乡的人民和养育他的热土。同时，他也借此从故土上汲取新的能量和动力，在艺术道路上再次出发。

张海：一片冰心在玉壶

赖 睿

容纳古今 通会求新

张海1941年出生在河南偃师。那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有著名的“二里头文化”遗址，还有更早的夏代都城。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，字写得好就是有文化有教养的象征。张海小时候常见大人们逢年过节写对联，那气韵生动的毛笔字让他着迷。上小学后，张海开始跟着老师学写大字，从此走上了书法学习的道路。这一走，已过古稀之年。

在几十年艰辛沉潜的艺术道路上，张海一以贯之，上下求索，书艺日见精纯。他的书法扎根深厚的传统土壤，融汇创新，形成了卓然独立的“张海风格”。他的隶书以汉碑、简帛、草法相参的浑融之境和浓郁的写意风神，彰显出端庄峭拔、雄浑强健的正大气象。他的行草书老辣纵横，超迈自然，变化万殊，充溢着一种奇崛浪漫的盛世文心。他的楷书在魏碑的朴茂中流泻出行书的灵动，篆书则又以飘逸的用笔，如风而行。正是这种容纳古今的气度和通会求新的探索精神，使张海的书法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如今，张海的书法风格由古雅走向老辣，由精熟走向神秀。即使人到古稀之年，仍然保持着淳朴平和的文人本色和昂扬向上的创作活力。正如其诗所云：“人书俱老对斜晖，检点平生幸不菲。付与后人评得失，仍将余力探几微。”人虽已老，书还未敢称老，故而壮心不已，老而弥坚，不断精进。

创作时代的精品

张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书法组织工作，2005年当选第五届中国书协主席团主席，2010年蝉联第六届中国书协主席团主席。多年来，他主张书界要力推精品，书法家要有代表作，当代书坛要力争出经典、出大师。对此，有人赞许，有人异议。

张海说，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，其名字总是和他们的代表作联系在一起，例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《快雪时晴帖》，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《多宝塔碑》等。但到了近现代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大家，但代表作少得可怜，人们只能笼统地说某某书法家的字写得好，却不知道他有哪些代表作。

在张海看来，如果书法家没有代表作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艺术形象会越来越模糊；没有代表作，书法批评常常容易走入误区；没有代表作，后来者就很难找出一个继承前人、超越前人的切入点；没有代表作，容易导致虚无主义的抬头，产生今不如昔的感慨。因此，他一再提出强化精品意识、代表作意识。

“一件艺术精品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艺术发展水平的标志，也是一个艺术家能否载入史册的重要依托。较之成千上万件泛泛之作，创作一件精品，要付多出得多的时间和心血。”张海认为，古今书法名作，既有小品，也有巨制。精品力作，既不取决于尺幅大小，也不取决于字数多少，关键在于作品的含金量。精品力作又应具有相对性和阶段性，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慧眼独具，披沙拣金。

艺术探索不止步

张海为人谦逊低调，不张扬；他乐善好施，屡屡捐资书法事业，大力提携后辈；他挚爱养育他的中原热土，对家乡父老一往情深，对师长朋友念念不忘。

张海说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，那就是把自己工作做好。就是这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想法，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这其中的原因，就是应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：“在对的时候，对的地方，遇到了对的人”。

张海认为，伟大的时代，给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每位艺术家都可以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施展聪明才智。而他自己只是众多寻梦艺术家中的一员。

作为一名书家，同时又是书协的领导，社会在给予张海许多荣誉，也赋予他重大的责任。担任书协领导的工作，虽然挤占了他不少艺术创作的时间，但却一点没有消减他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的热情。张海说，从“书圣”王羲之，到近代的于右任，都是肩负社会重任的人，同样也是成功的书法家。他相信，时间是海绵里的水，要会利用一切空闲时间，坚持创作。

在张海看来，书家要靠作品说话。一个艺术家，一旦停止了艺术探索的脚步，创作的热情消弭了，他的艺术生命也就枯竭了。他认为，书家一定要沉下去，沉到经典、传统、修养中去，认真、扎实地深入传统，学习古人，大胆实践，积极创新。“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需一代代薪火相传，延至永远。”

虚心处世 为善与人

张 海书

张海，1941年9月生于河南省偃师市。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，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。全国政协常委，国务院批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。曾任第八、九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河南省文联主席，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，艺术品中国资深顾问，河南省书画院院长等。

□艺评

文人画的人文价值

朱良志

文人画，又称“士夫画”，它并非指特定的身份（如限定为有知识的文人所画的画），而是具有“文人气”（或“士夫气”）的画。“文人气”，即今人所谓“文人意识”。文人意识，大率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、丰富的人文关怀、特别的生命感觉的意识，一种远离政治或道德从属而归于生命真实的意识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，文人画，就是“人文画”，具有人文价值追求的绘画，绘画不是涂抹形象的工具，而是表达追求生命意义的体验。因此，文人画的根本特点，就是它的价值性。

文人画发展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，在道禅哲学影响下出现了新的艺术思潮，一种重视人的内在体验的自省式艺术跃上历史的台面。两宋以来，文人画发展又融进了理学心学的思想，成为一种具有深厚哲学背景的文化现象。或者说，文人画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产物。元代是文人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期，并直接影响到明清时期的绘画传统。文人画发展到清代康乾时期达到极盛。此后随着国力的孱弱、文化的衰竭，文人画的思潮也几近消歇。

文人画先是在山水画中获得发展，但文人画并非独得于山水。文人画的发展中，文人意识渐渐影响到花鸟画，像青藤和白阳的花鸟画，显然带有浓厚的文人意味，八大山人妙绝时伦的花鸟之作，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突出代表。人物画中文人意识的流布在南宋以后获得突出发展，像陈老莲的人物画，利用人物来表现深沉的生命思考，为人物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章。甚至佛教艺术中也渗入了文人意识，我们在南宋以来许多《罗汉图》中都可看到文人画的影响，如周季常和林庭的《五百罗汉图》。

从狭义的角度看，在中国画的发展中，并不存在纯粹的文人画家。只能说，中国绘画史上有的画家有些画体现出文人意识的特性。一个画家创造的作品并不一定都可归入文人画的领域，如沈周的很多花鸟画并不属于文人画。即使一个可以称为文人画家的艺术家，他的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也有不同的倾向性，如八大山人早年于佛门中的绘画，并不具有鲜明的文人画特性。

文人画，是灵魂的功课，带有鲜明的智慧性的特点。中国道禅哲学有不立文字之思想，人的智性在语言（知识理性）中容易陷入困境。而视觉艺术在宋元以来的发展中，在某些方面却解脱了语言的困境。文人画既可表达人们所“思”，又可以克服知识理性的障碍，成为人们重视的一种方式。

陈衡恪论文人画，认为其重要特性“是性灵者也，思想者也，活动者也”，他用“思”来概括文人画的基本特性，这是非常有眼光的观点。清戴熙说，画不仅要“可感”，更要“可思”。“可感”，强调画要传达生命的感觉，但必由此生命感觉上升到“可思”，也就是可以打动人的智慧。他评论朋友《寒塘鸟影图》时说：“随意点染，一种荒寒境象，可思可思。”所谓“可思可思”，就是给人生命的启发。南田说得更有意思：“秋令人悲，又能令人思。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，而后能为之。不然，不若听寒蝉与蟋蟀鸣也。”看一幅《秋声赋图》，如果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发，不如去听寒蝉鸣叫。他也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。

……

文人画的智慧表达毕竟不同于哲学论文，它不是概念的推理，更不是某种思想的强行贯彻。它是一个情意世界，一种在体验中涌起的关于生命的沉思。文人画的智慧与其说是某种观点的敷衍，倒不如说是建立一种立足于沉思的生命呈现方式，一种融进灵魂觉性活动的独特心理形式。文人画的智慧表达，不是结论，而是过程；不是观念，而是生命；不是定性定义的传递，而是非确定性的呈现。非确定性是文人画的重要特点，它将绘画从前此的确定性中解脱出来。这样就避开了中国哲学所警惕的“语言的困境”（如老子的“言无言”、庄子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、慧能的“不立文字”）。

（选自《南画十六观》）

出温柔乡，找受苦人

——小记画家梁建平

苗 春

去年，同事们一起到宋庄画家村参观，驻足梁建平、项春霞夫妇的茗墨塘，大家许久不想离开。那种生活与艺术的完美融合、民间趣味与文人情怀的交织、中国式的繁复精细装饰与西方追求完善功能的互通，让人倾心。今年再去，茗墨塘又有了初具规模的庭院。细一了解，这里接待过各式各样的人，有来宋庄调研的政府官员，有慕宋庄艺术声名来游赏或者购画的外国人，甚至还有僧侣、教徒。梁建平淡淡地点评：“家里就是自然的、传统的元素多些。”

梁建平初学油画，后来融油画技法于水墨画，成为著名的实验水墨画家，有这样的家居装饰风格，顺理成章。然而，梁建平多年前就在陕北清涧县高家洼，在毛泽东曾经创作《沁园春·雪》的地方，在黄河边的塬上，建了另一个窑洞里的家，和村民同吃同住，每年有小半年在那里。没有这里，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水之源、无根之木。

十余年来，梁建平的创作风格非常丰富，也不断发生变化。而创作的起点，就是梁建平从1991年开始徒步沿黄河全程考察黄土文化，然后20多年来始终再也没有离开黄河。刘骁纯说，“梁建平的徒步黄河，是一次精神上的磨难和跋涉，也在文化上接受了一次陶铸和洗礼。”他的《心象》《厚土》《苍生》《浮生》《如莲》《守望》《陕北写意》等诸系列，都与黄河密切相关。

梁建平说，20年前，黄河边的农村还是乐园，但现在只有那时1/5的人口，而且严重老龄化，所以，他笔下的人物、车辆、马匹都是静默、孤独的，他担心再过20年，现在的这一切也会像被拆掉的旧建筑一样消失。所以他现在来为当下西北中国的农村画像，留给后世。水墨画传统上从宋代以后就是书斋里的文人画，表现的是宽袍长袖，花鸟鱼虫，但在梁建平的笔下，多是以焦墨将人物表现得像黑压压的山，梁建平认为，西北真实的中国劳动人民一生在地里劳作，给人的都是这种感受，是典型的“受苦人”。

守望·之八 梁建平

有个德国友人告诉梁建平，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被商业化裹挟，希望远离平淡。“但是咱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是让大家平淡的，西北农民的幸福快乐并不建立在丰富的物质上，他们安于现状，认命，甘于平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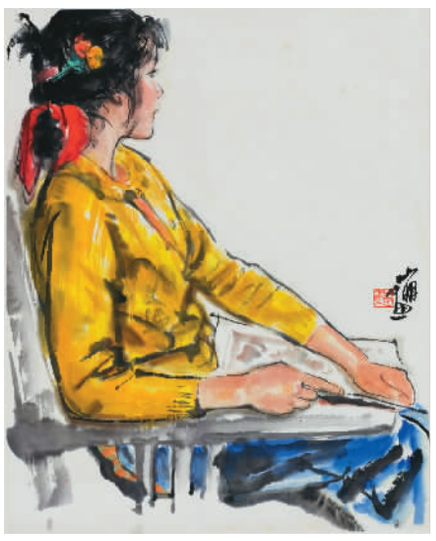
梁建平2005年在宋庄建工作室，发起“水墨同盟”，吸引了不少水墨画家。现在宋庄画水墨的很多了，有3000人左右，市场也比较好。他说起这些很欣慰。因为宋庄由原来的单一当代艺术格局变得多元，艺术方式特别多元。

他说，他曾经去先富起来的北欧考察人们富裕以后怎么活，认为，人们会不自觉地选更贴近艺术、贴近自然的方式，有些中国人乍富，不知道享受自身，“喜欢做事，回到生活本身，自然中快乐，生命才更真实。”

重返单纯

——吴山明的宿墨人物画

钱晓鸣



傣家教师 吴山明

“重返单纯——吴山明从艺60周年执教50周年中国画展”将于5月3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，再一次把时代对吴山明的公共记忆，推向了笔笔生辉、通篇结实鲜活的中国人物画宿墨审美的新时刻。

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馆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国家画院主办，是继199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吴山明意笔人物画展”以来，第一次带有回顾性的学术大展。

展览意在展现吴山明60年来在中国人物画方面的探索：从早期坚实的造型技巧和写生能力，到后来深入生活、发掘传统、适当吸收外来艺术营养叩开绘画革新之门，再到如今注重当下与日常的生活实录与模拟，以“生命之鲜活，笔墨之灵动”解放创作题材，写平实质朴人性之美和清虚简淡之自由意趣。

吴山明说：“重返单纯是我一直在追求的，是包括题材、主题、人物形象的选择，从越来越宽到专精的过程。在技法的探索上，从多面、广泛吸收到深化和精化，最后到某种新技法可再生、循环、生发出的单纯。”吴山明的单纯无疑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形式，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和现代意识浓缩后的可视直观符号，其理想的极致就是用最简约而纯化的语言来表达最多彩而丰富内函。

此外，吴山明自1964年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至今，已经从教50周年。此次展览同时也是向这段艺术教育史上罕见的教育历程致敬。

央视主持人朱军开画展

央视主持人朱军的个人画展《杜蘅情怀》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画展共展出朱军近年来创作的人物和花鸟绘画作品60幅。

朱军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画画，中年时再执画笔，2008年正式拜范曾为师，成为其关门弟子。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说，朱军敏感于绘画的原理和技法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绘画悟性，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全面的文化素养，“看他的一幅幅画，都饱含着对生命的珍惜与爱意。”笔墨方面，邵大箴评价朱军“用过大力气，也掌握了真功夫”，“他的人物画融西画写生造型与传统写意法于一体，花鸟画在勾、勒、点、擦、皴、染中讲究意象表现，都追求形神兼备和正大气象，具有绘画中十分重要的品格美。”（文 依）